

译文
新流行

悬念

Oceano mare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 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新流行

悬念

Acquario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 / (意) 巴里科 (Baricco, A.) 著; 储蕾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
(译文新流行·悬念)
书名原文: Oceano Mare
ISBN 7-5327-3017-4

I. 海... II. ①巴... ②储...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849 号

Alessandro Baricco
OCEANO MARE

Copyright © 1993 RCS Libri S. p. A., Milano
简体字中文本版权 20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202 号

海

[意]亚历山德罗·巴里科 著
储蕾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327-3017-4/I·1754

定价: 15.80 元

第一部

阿尔迈尔旅馆



第 一 章

无边的沙地，在近处的丘陵和海之间。黄昏将要来临的时候——海——沉浸在寒冷的空气里，北风一如既往地为它送来深深的祝福。

沙滩，和海。

在造物主的眼睛里，这一切应该算得上是完美的，世界就这样呈现在它的眼前：无声的水和无边的土地。确切地说，这是它已完成的杰作；但人——渺如尘蚁的人，却又一次打破了这天堂般的图景：哼，一样无足轻重的东西常常足以使一个铁定的真理变得悬乎！一个微乎其微的人站在沙地上，仿佛仅仅是一幅圣像上的一道不易察觉的裂痕，却是这片无垠的沙地上一个不和谐的地方。虽然从远处看，它可能只是一个黑点：在一片无限之中，那个无比渺小的人和一个小小的画架。

四块石头通过四根细细的绳子把画架固定在沙滩上，画架在北风的呼啸中微微颤动。那个男子穿着高筒靴和一件蓑衣站在海边，手指间游弋着一支细细的毛笔。一幅画布停栖在画架上。



他就像一个哨兵，站在那里守护着世界的一部分，以免它在不知不觉中被静谧所侵蚀——一道小小的裂痕粉碎了大自然所有的肃穆与庄严。仿佛总是这样：人类的一点点微光就足以使垂手可得的真理重新变成问题和等待。人类的存在和延续就像给这个原本纯属自然的世界开了一扇天窗：一束微光射了进来——无穷无尽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流了进来，一卷长得看不到尾的剧目表轻轻展开……那个小小的门洞就仿佛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一道美丽的伤痕，或者说是一条下自成蹊的小路：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已不再真实，一切却都可能在现实中重现，就像那个裹在紫色的斗篷里的女人轻轻脚步——她在沙滩上漫步，海浪亲吻着她的脚踝，她朝着那个男子和他的画架走去——他们之间的距离慢慢缩短——那幅巨大的自然图景因为她的出现而不再有任何的完美可言——她终于走到了他的身边，停了下来，静静地，望着他。

男子依旧注视着海，连头都没有回。静谧。他不时地用他的笔在一只黄铜的杯子里蘸一下，然后在画布上淡淡地钩上几笔。笔锋在画布上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一阵风吹来，吹干了画布，一切便又重新恢复到从前。水，在黄铜的杯子里只有水；而在画布上，什么也没有。至少没有任何肉眼可以看到的東西。

北风一直在吹，女人裹紧了她紫色的斗篷。

“普拉松，你在那儿画了已经好多天了，你既然不用那些颜料，又带着它们做什么？”

这些话使他仿佛如梦初醒，他回过头去注视女人的脸，却始终答非所问。

“请你不要动，”他说。



他把笔伸到离女人的脸很近的地方，迟疑了片刻，然后开始轻轻地描画她的唇，湿润的笔尖染上了淡淡的胭脂红。他痴痴地望着那淡红色的笔尖，把它浸没在水里，然后又抬起眼睛看海。留在女人唇上的淡淡的咸味迫使她想起海水的滋味，“这个男人用海水画海”，那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

当海风把画布吹干，当那一抹玫瑰红的亮光赤裸裸地跳跃在白色背景上的时候，她已经转过了身，迈着规则的步子在海边踱了很久。一个人可以在海边看上很久很久：看天，看海，却永远看不到这样的颜色。永远看不到。

在世界的那个地方，海水在天黑前一会儿开始涨潮。海水包围了那个男子和他的画架，温柔却准确地拍击着他们，无休无止，渐渐的，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迷你的岛屿或者说是一个有两个角的沙洲。

普拉松，画家。

每天傍晚，日落前不久，就会有一艘小船来接他，那个时候海水往往已经涨到了他的胸口。不过，是他愿意这样。这时候，他会登上小船，放好他的画架和所有的东西，回家。

这方世界的守护神走了，他的职责尽了。九死一生。圣像的光辉消逝在落日的余晖中，仍然没有达到造物主所要的纯净完美的境界。都是那个男人和他的笔的错。现在他虽然走了，一切却都来不及了。黑暗吞噬了一切。在黑暗之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第二章

偶尔,在那个世界里,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轻声说: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或者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甚至

“她会因此而死去的……”

四周,群山围绕。

这是我的土地,卡雷沃尔男爵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种病,或者说是一种比病轻一些的东西,如果它有名字的话,也是一个很轻盈的名字,仿佛你才一张口,它就消失,飞走了。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乞丐,乞丐开始唱一支小曲,小曲惊飞了一只百舌鸟,百舌鸟飞走了……”

“……惊走了一只斑鸠,空气里传来它的翅膀扑棱的声音……”



“……它的翅膀扑棱着，声音依稀可辨……”

“……那大概是十年以前的事了……”

“……斑鸠飞到她的窗前，她的视线从玩具上移开，抬起头，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身上落满了恐惧，一种白色的恐惧，我想说的是她不像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而是仿佛自己就要消逝在空气中……”

“……那扑棱着的翅膀……”

“……带走了她的灵魂……”

“……你相信我吗？”

人们都以为她会长大，而长大后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然而同时整个城堡里却不得不全部铺上丝绸，因为显而易见，她连她自己的脚步声都怕，得到处都铺满了白色的丝绸地毯，因为那是种无伤大雅，让人忽视的颜色——无声的脚步和无华的色彩。在花园里，所有的路都是环形的，顶多看到其中的几条微微拐出几个不规则的弧形——就像赞美诗的旋律——这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只要是稍稍敏锐一点的人就能理解任何一条死路都有可能是一个陷阱，两条相交得很突兀的路足以让一个敏感的人感到手足无措，更何况是她，虽然不拥有一个敏感的灵魂，却仿佛被一个散落的，不知在她的哪一生哪一世破碎的，敏感的灵魂所拥有，那一生也肯定是渺小的，无足轻重的；然后，在今生，它们又重新浮上她的心头，流进她的眼睛，落到她的手上。你说它是病吧，它又不像是病，如果它有名字的话，也是一个很轻盈的名字，仿佛你才一张口，它就消失、飞走了。

出于这个原因，花园里的路才是环形的。

谁也不会忘记埃德尔·特鲁特——那个方圆百里远近闻



名的丝织匠人的故事：一天，他被男爵叫到他的宫殿，那天天气很冷，冷得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个世界，积雪有一个孩子那么高，路难走极了，马儿累得直喘气，每走一步，马腿都深陷在雪地里，马车在雪地上打着滑。“再过十分钟如果我还到不了那儿，我就会冻死的，”特鲁特想，“可怜的特鲁特，你如果就这样死了的话，连男爵到底为什么这么急地召你去都没搞清楚。”特鲁特对自己说。

“特鲁特，你看到了什么？”

在小姐的卧室里，特鲁特见到了男爵，男爵靠墙站着，那面墙很长，墙上没有窗。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古老的柔情。

“看到了什么？”

勃良第的丝织品，好东西，织的是各色的景物，做工也很讲究。

“那些不是一般的景物，特鲁特，至少，对我的女儿而言，它们不是。”

他的女儿。

这很难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懂，特鲁特，试着摆脱日常生活在你头脑里留下的桎梏，试着自由放飞你的想象，想象一下灵魂有时候并不是坚硬的闪光的钻石，而是一缕丝绸的轻纱——哦，这我能懂——想象一下那透明的轻纱，那么轻薄，什么都能把它捅破，即便是人们稍稍变得犀利的目光，然后你再想象一下有一只手握住了它——一只女人的手——是的——慢慢地拂过它，并轻轻地握住了它，哦，不，我们说“握”还是太重了，也就是把它轻轻托起，就像一阵清风一般，然后把它轻轻归拢在指间——就仿佛触碰它的不是手指，而是一



束缤纷的思绪。就是这样。这个房间就是那手，而我的女儿就是那缕轻纱。

我懂了。

“所以，在你的作品中，特鲁特，我想看到的是平静的湖泊而不是湍急的瀑布，优雅的黑桦而不是挺拔的栎树，作背景的远山可以由一些丘陵所替代，黄昏可以代替白昼，乡村可以代替城镇，花园可以代替城堡。即使你一定要织上一些老鹰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

哦，我懂了。但还有一件，人呢？

男爵沉默了。他仔细地看那方勃艮第的丝毯上的每一个人，一个又一个，仿佛在倾听他们的意见。他从长长的丝毯的一头走到另外一头，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会说话。他沉默了很久。

“特鲁特，有办法织上一些人，但是不要让他们吓着小妇人么？”

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恐怕上帝也回答不上来。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的。”

用男爵送来的绵绵几公里长的丝线，埃德尔·特鲁特家的织工们静静地工作了好几个月。工作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因为，特鲁特说，要把静谧也织进织物的经纬，要把它也看作一根丝线，虽然看不见，却存在。于是，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工作了几个月。

几个月。

然后，有一天，一辆四轮车驶到了男爵的宫墙门前，车上是特鲁特的杰作。三卷巨幅的丝织品，按序排着，沉重得像铁制的十字架。它们被沿着楼梯、走廊，送进了宫殿正中等候它



们的房间。就在要打开它们前男爵低声问：

“那些人呢？一定要织上一些老鹰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

特鲁特笑了。

“如果一定要织上一些人的话，也尽量让它们远远地在天边飞：若隐若现。”

男爵趁着黄昏柔和的光线把小姐领进了她的新房间。特鲁特说她一进来就因为兴奋而涨红了脸，有一刻，男爵真怕那份惊喜会让她受不了，还好，她一会儿就恢复了平静，因为她马上就听到了那丝绸的世界里逼人的静谧，在那份静谧之中，宽广的大地温暖地向远处延伸，一个个小小的人儿在远方的空中翱翔，蓝的有些苍白的天空无边无际。

特鲁特说——这个他怎么都不会忘记——她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身——笑了！

她叫埃利塞文。

她的声音极美——有一种丝绒的质感——她的步子很轻盈，就像在空气中飘，你会忍不住看她一眼。她常常会没来由地在走廊里或是别的地方奔跑起来，没有方向地在那些白色的地毯上奔跑。那时候，她并不见得像所说的那样虚无缥缈，只有很少的时候，这样或是那样，望着她，有些人才会听见一个声音在低声说……



第三章

如果你想走着去阿尔迈尔旅馆，你可以走圣阿曼德门前的那条小路；如果你想坐马车去，那么夸特尔大道是你的最佳选择；如果你坐的是驳船呢，则可以走河道，顺流而下。而巴特利博姆教授到达那儿，却是纯属偶然。

“这是和平旅馆吗？”

“不是。”

“那么圣阿曼德旅馆？”

“不是。”

“邮电饭店？”

“不是。”

“赫林皇家饭店？”

“不是。”

“哦，那有空房间吗？”

“有的。”

“我要一间。”

等候客人签名的大簿子摊开在木制的斜面书桌上，就像



一张刚刚整理过的白纸做的床，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名字躺上去睡大觉。教授的羽毛笔很自觉地提了起来，在那雪白的床单上龙飞凤舞，花里胡哨地签上了他的大名：

伊斯梅尔·阿德兰泰·伊斯梅尔·巴特利博姆教授

“第一个伊斯梅尔是我父亲的名字，第二个伊斯梅尔是我祖父的名字。”

“那那个呢？”

“阿德兰泰？”

“不，那个……”

“Prof.？”

“嗯。”

“教授，不是吗？是教授的缩写。”

“多傻的名字！”

“哦不，那不是名字的一部分……我是个教授，我教书，你懂吗？我走在路上，看见我的人会说：早上好，巴特利博姆教授；晚上好，巴特利博姆教授，但是那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我的职业……”

“哦，不是个名字。”

“是的。”

“好吧。我叫迪拉。”

“迪拉。”

“是的。我走在路上，看见我的人会说：早上好，迪拉；晚上好，迪拉；今天你真漂亮，迪拉；你的衣服很好看，迪拉；你有没有看见巴特利博姆？没有，他在他的房间里，二楼，走廊底



的那一间,这些是毛巾,拿着,房间里看得见海,希望它不会让你讨厌!”

巴特利博姆教授——从今往后就叫巴特利博姆了——拿好了毛巾。

“迪拉小姐……”

“什么?”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你几岁了?”

“10岁。”

“哦。”

巴特利博姆——几秒钟前还是巴特利博姆教授——拿起了行李朝楼梯走去。

“巴特利博姆。”

“什么?”

“问小姐们的名字是不礼貌的。”

“哦,对,对不起。”

二楼,走到底。

房间里有一张床,两只椅子,一只暖气炉,一张书桌,一块小地毯(蓝色),两幅一模一样的画,一个带镜子的洗脸池;一个椅式箱和一个小男孩:房间的窗户敞开着,那个孩子就坐在窗台上,他背对着房间,两条腿悬空晃悠着。

巴特利博姆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并不是真的想咳嗽,而只是想打破房间里的沉寂。

没有回应。



他进了房间，放下了行李，走近前看了看那两幅画（一模一样，不可思议），他在床上坐下，脱了鞋，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然后又站了起来，去镜子前面照了照：证实了的确是他自己（谁知道呢？），再然后，他看了看衣橱，把他的外套挂在了里面之后，走到了窗边。

“你是这儿的家具的一部分呢，还是碰巧坐在这儿？”

那孩子没有动，但是回答：

“家具。”

“哦。”

巴特利博姆坐回到了床上，扯掉了领带，躺了下来。天花板上有很多潮湿的印子，就像用黑色和白色勾画出来的热带花朵。闭上眼睛，他很快就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被叫去替代博森多尔夫马戏团作炮弹的那个女人。刚到马戏场，他就在前排看到了他的小姨阿代拉伊德，阿代拉伊德有几分姿色，但是品行不太端正。她先亲了一下一个海盗，然后是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女人，再然后是一个木头的圣人雕像，但是她突然之间看到了他，就径直朝他巴特利博姆走来，一边走，一边还嚷着什么。她在嚷些什么，巴特利博姆听不清楚，但是却犯了众怒，以至于巴特利博姆不得不夹起尾巴赶快逃走，连马戏团老板该付给他的128个铜板也没拿，128个铜板，他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醒了过来，看到那个小男孩还在那儿。不过他已经转过了头，正看着他。不仅如此，他还在和他说话。

“您看过博森多尔夫马戏团的表演吗？”

“你说什么？”

“我问您有没有看过博森多尔夫马戏团的表演。”

巴特利博姆从床上直直地坐了起来。